

金子

(三幕话剧) 田 芬 编剧



中国戏剧出版社

34.7
1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个反映现实生活的剧本。某城市一群待业青年,从苦闷、彷徨中自我解脱出来,寻找生活的出路,组织起青年服务联社,为四化作出贡献。他们含辛茹苦,排除各种习惯势力的阻挠,在斗争中医治受伤的心灵,为祖国分忧解愁,闪现出青年一代金子般的光泽。

金 子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戏剧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58,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⁷/₈ 插页2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8069·206

定价:0.28元



序 幕 终日无事可做的待业青年在打架斗殴。

第一幕 待业青年苏秋华（徐雷饰）不甘心靠弟弟养活，要寻求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





第一幕 失足青年石老大（王国强饰）为得不到信任、分配不了工作而痛苦万分。

第二幕 小寒（李杨饰）背起鞋箱沿街修鞋，秦飞（王宝奇饰）也干起了磨玉的活，青年们为取得劳动权利兴奋地交谈着。





第二幕 社长苏秋华引导青年们畅谈人生的意义。

第二幕 大学生黄冰（王煜饰）鼓励赵尚泉（高惠彬饰）走自学成才的道路。





第三幕 石老大自觉挑重担,当上了仓库保管员。

第三幕 秦飞为了顾全国家信誉又坐上磨玉凳干了起来。

摄影 曹西林



人 物 表

- 苏秋华——女，待业青年。
苏秋种——工人，苏秋华之弟。
唐美玉——某国营食堂服务员，苏秋种女友。
唐大娘——唐美玉之母。
赵尚泉——男，待业青年。
赵婉瑞——老师，赵尚泉之母。
余教授——赵尚泉之父。
黄 冰——大学生，赵尚泉女友。
石老大——男，待业青年。
石小二——男，待业青年。
石妈妈——家庭妇女。
秦 飞——男，待业青年，哑巴。
秦爷爷——退休老工人。
牛 子——男，待业青年。
牛子爸——外贸局供应处干部。
牛子妈——某街道工厂工人。
小 寒——男，待业青年。
张倩倩——女，待业青年。
三 妹——待业青年。

序 幕

〔现代。

〔北方某城市的一条胡同内，后面是新盖的楼群，右侧有根新立的电线杆。

〔幕启。清晨。远远传来车站的钟声，汽车、自行车声和人们早晨上班的嘈杂声。人们匆匆忙忙地上班穿场而过。

〔赵尚泉站在电线杆下出神地望着前方，心神不安，好象在等待着谁……

〔秦飞坐在花坛前发愣。石小二边念英语边上。牛子妈匆匆上，牛子边喊着追出。

牛 子 妈，月票，您的月票。

牛子妈 哎，牛子，在家老实呆着，别出去疯跑！（匆匆下）

〔唐美玉上。

唐美玉 （向院内喊）秋种，快点，去晚了就卖光了！

〔苏秋种应声上，与唐美玉匆匆跑下。

石小二 （端详着赵尚泉）哎，尚泉哥，你一连三天，这么早，在这儿等谁呢？

牛 子 （装模作样地掐着指头算）我算出来了，等着实习回来的大学生。

〔赵尚泉被揭穿了心事，却装作坦然无事的样子

想走开。

牛 子 别生气，我给你看个手相，算算你的爱情凶吉如何！

〔赵尚泉不理睬，径直下。〕

〔小寒扛着煤筐上。三妹、张倩倩上。〕

牛 子 来，小寒，我给你看看手相。

小 寒 哎！

牛 子 你呀！也别什么爱情线、事业线了，就看看还得在家蹲几年吧！

小 寒 （缩回手）不，我不看了。（欲走）

石小二 看看嘛！

〔苏秋华提半袋面粉上。〕

小 寒 不！我……我害怕。

牛 子 怕什么？

小 寒 我命苦。

张倩倩 真迷信。

三 妹 小寒准是叫“待业青年”这光荣称号给吓住了。

牛 子 咳！咱这不是一群嘛，天塌了砸大家，你怕什么？

苏秋华 我不怕，给我看看。（伸左手）

牛 子 右手，右手，男左女右。

苏秋华 凭什么男的看左手，女的看右手？给！（伸左手）

牛 子 好！好！一样，一样。（认真看苏秋华左手）哎呀！秋华姐，这回你该转运了，马上要被招工走，还是个高档单位。

苏秋华 去你的，谁要我呀，都二十八啦。

张倩倩 牛子真坏！专拣人爱听的说。

牛 子 真的，这可是手纹上显示出来的。

苏秋华 哎，要是人的命运真能听手纹的摆布，我就不操心了。（下）

石小二 牛子哥，给咱看看，今儿上午的英语能考及格吗？

牛 子 去去去，你跟我们掺和什么。

三 妹 他是羡慕咱们的自由。

〔众哄笑。石老大拖拖拉拉地上。〕

石老大 （对石小二）快滚！

石小二 是！哥。（欲下）

石老大 不学好的玩意儿。

牛 子 噢！石老大，怕小二跟我们学坏？！哼，还是小心您自己再被请回强劳所吧，那可就“二进宫”喽。

〔石老大火了，冲过来，一把抓住牛子的衣领欲打。一直闷坐在一旁的秦飞猛地站起，过来拉开牛子，打哑语要和石老大较量。〕

〔苏秋华被三妹拉上。〕

苏秋华 谁敢！

〔静场。〕

石老大 （对石小二）上学去！

〔石小二急跑下。石老大慢慢下。众散去。〕

〔秦爷爷上，秦飞欲躲。〕

秦爷爷 秦飞，你怎么又没上班去。

秦 飞 （打哑语）……

秦爷爷 又歇班？你们厂老连着歇，不对劲吧？！飞儿，你可是玉器厂的磨玉工人，别跟他们学，整天遛遛逛逛。

〔秦飞下，秦爷爷追下。〕

牛 子 唉！我们遛遛逛逛。（下）

〔苏秋华深深叹了口气，进家。〕

第 一 幕

(一)

〔苏秋华家。

〔苏秋种扛着钢管，唐美玉帮他托着上。苏秋华在窗外晒干菜。

苏秋种 姐，姐。

唐美玉 姐，快来！

苏秋种 姐，床架子有了。

苏秋华 喝！秋种，在哪儿买的？

苏秋种 厂里。

唐美玉 处理的，便宜，八分一斤。

苏秋华 美玉，在这儿吃包子吧。我去打点醋。(下)

唐美玉 不了，姐，一会儿我还要去饭店接班。

苏秋种 你就吃了再去嘛。

〔苏秋种去拿长凳准备作木工活。

唐美玉 (掏出一叠钱) 给。

苏秋种 哪来这么多钱？

唐美玉 偷的。

苏秋种 美玉，你……

唐美玉 我的奖金！兴许够大立柜的一条腿钱。

苏秋种 (感激地) 老让你帮着我凑钱……

唐美玉 傻话，还不是咱俩用。

苏秋种 我知道……

〔苏秋种刚要说，唐美玉剥了个花生米塞到苏秋种嘴里，苏秋种又想说，唐美玉又塞了一个，苏秋种推开唐美玉的手。〕

苏秋种 我知道，你不是稀罕大立柜，是帮着我对付你妈。

唐美玉 张大嘴。

苏秋种 ……(只好张大嘴)

唐美玉 (把一把花生米捂到苏秋种嘴里) 谁让我看上你呢!

〔苏秋种腼腆地笑了笑，继续做木工活，突然感到一阵头晕。〕

唐美玉 秋种，你怎么了?

苏秋种 没事，没事。

唐美玉 别干了，歇会儿吧。(夺下苏秋种手里的工具，扶他坐到床上) 秋种，你又瘦了……

〔苏秋种叹了口气，又拿起灯罩编着。〕

唐美玉 还是你姐姐他们好，登了记就各奔东西，连个家也不用安。

苏秋种 我可想早点和你安个家，安安生生过日子，你、我，还有将来咱们的小星星。

唐美玉 嗯，等我们将来结了婚，不管有个男孩女孩，都叫他小星星。咱们俩好的那天晚上，满天的星星……

苏秋种 美玉，我……我盼着……

唐美玉 我也是。（扑到苏秋种怀里）就是我妈，也太逼人了，财迷转向！

〔唐大娘走到窗下，正好听见，气得故意咳嗽了一声。

唐美玉 我妈来了！（紧张地离开苏秋种）

〔苏秋种欲将手里的钱交给唐大娘，却被唐美玉抢去。

苏秋种 （尴尬地站起来）唐大娘……

〔唐大娘进门，不说话，伸出手，苏秋种忙转身去拿钱。

唐美玉 （抢先地）秋种，在我这儿哪。（忙掏出钱给唐大娘）

唐大娘 （数了数）不错，有整有零。（对唐美玉）你的呢？

唐美玉 什么？

唐大娘 这月的奖金。

〔唐美玉为难地看了一眼苏秋种，低下头来。

唐大娘 （对唐美玉）我都问过了，你得的是一等奖，有整有零，刚好跟秋种给的这个数一模一样。

唐美玉 你……

唐大娘 （掏出存折）快给我，我存上去。

唐美玉 我……

唐大娘 哎！我又没贪污。这上边可写着你苏秋种的大名呢！

〔苏秋种扭头去开抽屉，取出钱给唐大娘，唐美玉把钱夺去。

唐美玉 不能给这么多。(回头对唐大娘)他还要养活姐姐。

唐大娘 那怕什么，有你帮忙呢！

苏秋种 大娘！您……

唐大娘 秋种，我可把丑话说头里，这新房里凑不够四十八条腿，我家美玉可不能嫁过来。

〔苏秋华进门。

苏秋华 大娘，美玉过来以后，家具可以慢慢置办嘛！

唐大娘 不行！

苏秋华 等我有了工作……

唐大娘 你病退回来都两年了，要再闲上两年呢？！

唐美玉 妈……

唐大娘 甬喊我妈，不知害臊的！还没嫁过来就吃里扒外，赶明儿该往这儿倒腾我家东西了！

苏秋华 大娘，我这好言好语地直劝您，您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唐大娘 噢！他们自个儿的事不当紧，倒要我这老婆子月月给张罗着存钱，我犯得着嘛！

苏秋华 说的是！（一把拿过存折）您不能为了讨个高价钱打发闺女，把自个的老命也赔上。

唐大娘 你……

苏秋华 我做主了！从这回起，您就歇着吧，叫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凑够了钱就结婚，凑不够呀，就打一辈子光棍，唱一曲《天仙配》。大娘，讹不着您。

苏秋种 姐！（欲拿存折，苏秋华不给）

唐大娘 好好好！苏秋种，有你姐这句话，从今往后我再

也不管了。可我告诉你，我家美玉都二十五啦，
顶多再等你半年！（欲走）

唐美玉 妈……

唐大娘 又想数落我？我就是要财礼，就是财迷转向。有本事，你今晚就搬过来。

〔唐大娘匆匆下，唐美玉随下。〕

苏秋种 美玉！美玉……姐，你快把存折给我。

〔苏秋华不给。〕

苏秋种 你快给我。

〔苏秋华不理睬，径直走向厨房，下。〕

〔苏秋种气得转身躺倒在床上，一翻身，却把未编好的灯罩压坏了，赶紧整理着。〕

〔苏秋华端着蒸好的包子上。〕

苏秋华 哎呀，看你还象个男子汉嘛！赶明儿拿起针绣个花窗帘吧！

苏秋种 我不知道去街上买？买沙发，买立灯，买窗帘，可钱呢？！钱呢？！

苏秋华 （痛苦地）咳！

苏秋种 （意识到失言，心疼地）姐……

苏秋华 拿上包子去上班吧！

〔苏秋种去取盖帘上的包子。〕

苏秋华 （急忙地）饭盒里都给你装好了。

苏秋种 （拿起饭盒走到门口又返回来）姐，你去看场电影散散心吧！（还想说什么，看着苏秋华难受的样子，转身欲下）

苏秋华 秋种，（递给苏秋种毛巾、手套）你明明知道唐大

娘是错的，为什么还逆来顺受，为什么要迁就她？
你不觉得这里头有买卖婚姻的血腥味吗？

苏秋种 我知道，我都知道，可社会上就兴这个，家家户户都这样。

苏秋华 我问的是你，你！

苏秋种 我？！我只是个穷工人，动物里头小得不能再小的草履虫而已。

苏秋华 草履虫再小也是一个生命，为了生存它在顽强地斗争着。

苏秋种 还斗争？！

苏秋华 对！你和美玉要挣脱出来，这种社会风气要改变！

苏秋种 哎呀！你还以为真能改变点什么吗？我只求不打仗，别搞运动，能安安生生过日子，就阿弥陀佛了！（拿起桌上的白菜包子吃着）

苏秋华 那还活着干什么？

苏秋种 本来就没谁稀罕咱，还得自个疼自个。多吃两个白菜包子吧！

苏秋华 都要象你这样，连白菜包子也吃不上！

苏秋种 我怎么了？一不偷，二不抢，勤勤恳恳劳动，本本分分做人……

苏秋华 你混！我说的是你的生活道路，屈从的，麻木的……

苏秋种 噢！你的生活道路好？！把青春献给革命！把热血洒在边疆！

苏秋华 你住口！